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featuring a pressed, dried botanical specimen, likely a lotus plant. The specimen includes several large, lobed leaves in shades of brown and tan, some showing signs of decay or insect damage (holes). Thin, light-colored stems and roots are visible, extending across the fram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naturalistic and scholarly.

馮夢龍全集

魏同賢 主編

I214.82/1

157, 158

馮夢龍全集



21242534

4



1242534

江蘇古籍出版社

128863/04

(蘇)新登字006號

馮夢龍全集

醒世恒言

馮夢龍 編刊

魏同賢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江蘇揚中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28.375 插頁6 字數645,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ISBN 7—80519—448—3/I·128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9.90元

叙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撥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卷所以證《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夫人居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則號蹕躑躅，視壑如溝，度城如檻。何則？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畢吏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繇此推之，惕懦爲醒，下石爲醉，却睡爲醒，食睡爲醉，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醒，而悖逆爲醉，節檢爲醒，而淫蕩爲醉，耳餘口章，口順心貞爲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器爲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從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而無作。下之巫醫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並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爲

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譎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啓丁卯中秋 隴西司一居士題於白下之棲霞山房

目次

可一居士評
墨浪主人較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一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六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三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七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五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一七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三四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一四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一七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九二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二三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三七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三五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二五七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繾	二七一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二九八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三三四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三五〇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三七三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三九一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四四三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四五六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慾亡身	四七一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讎	五〇四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五三九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五五四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五七五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六〇八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六三八

第三十卷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四卷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八卷
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六五九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六八八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七〇六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七二四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七四一
徐老僕義憤成家·····	七五二
蔡瑞虹忍辱報仇·····	七五三
杜子春三入長安·····	八二〇
李道人獨步雲門·····	八四五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八七四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八八九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也須陰陽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去做嫡女看承，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眶齒齕，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着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裳。」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

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顫唇竅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蕭別駕卒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批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悶賭爲事，公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證：

目前貧富非爲准，久後窮通未可知。

類例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

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晏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閩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①。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

閒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

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處斬。只爲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釀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密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即往撫屍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

遭打罵。一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於縲絏。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一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為奴為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為義女。」說罷，即忙下跪。賈昌那裡肯要他拜，別轉了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就不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一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為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

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為商，每得好綢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饔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

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腳慢，便去捉鷄罵狗，口裡好不乾淨哩。正是：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的。」

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回過一邊。

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

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噴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廚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審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意。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裡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時，賠些粧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娶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攬閑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

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廚下丫頭，都分付過了，方纔出門。

臨歧費盡叮嚀語，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與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運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廚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却搗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着熱鬧中，喚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着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爲了柴，老娘却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

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①。」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怪。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壓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②。」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廚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得他自到廚房來取。」其夜又叫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舊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袖好緞，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

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斷鬧。難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